

看山西

上·人文篇

中国作家

看山西

梁衡◎主编

上·人文篇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李健吾 牛汉 李敖 张守仁 鲁顺民 李锐 周涛
余秋雨 程人乾 王充闾 王宗仁 施蛰存

周明 尧山壁 高定存 成一 梅洁 燕治国 宁新路

李骏虎 王西兰 范承玲 吴景健 王兆胜 胡小伟 乔忠延 朱增泉 董岩 蔡润田 张厚余
杨新雨 杨晋林 毛守仁 贺捷生

孙钊 邓云乡 石评梅 李杜 张秉正 张石山 王东满 杜学文

孔庆东 李青松 珍尔 汪曾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厚重山西: 中国作家看山西. 人文篇 / 梁衡主编.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378-3886-3

I. ①厚… II. ①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2134号

书 名: 厚重山西——中国作家看山西·人文篇

主 编: 梁 衡

策 划: 续小强 郭 松

责任编辑: 张秉正 刘卫红

印装监制: 巩 璠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010-57427288 (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010-843644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773千字

印 张: 46

版 次: 2013年10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 山西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886-3

定 价: 498.00元 (上、下册)

主编

梁 衡

编委

梁 衡

王宇鸿

梁宝印

胡守文

崔元和

荆作栋

田文生

吕芮宏

陈亚军

续小强

王灵善

李建华

胡晓青

郭 松

古卫红

厚重的山西

序

梁
衡

山西出版社的同仁来商量编一本反映山西风貌和历史的书，该叫什么名字？我脱口而出：《厚重山西》。这确是我几十年来对山西的思考。大家说好，于是动员数十位作家，历时三年，梳理旧作，组织新创，终于有了现在这个本子。

厚重山西，厚在哪里？是厚厚的黄土及这黄土下埋着的文化层。记得小时候，家乡土地庙里的对联是“土能养万物，地可载山川”。山西这块土地所负载的不是一般的山川，黄土中所深埋的也不是一般的故事。看一个地方有没有文化，要看它是不是承载了人文精神，留下了文明的印痕。只有自然风光而没有人文名胜的山水不能纳入文化范畴，而这山水间虽有名胜却在全国排不上名次，也不能称之为厚重。山西的山川名胜是为文化汁液所浸泡，名满天下而极富有内涵的。如：北岳恒山、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黄河、汾河及这山水间的晋祠、大同云岗、平遥古城、晋中大院等。它们分别传承了古建筑文化、佛教文化、晋商文化和大院文化。这四个方面在全国都首屈一指。比如在古建筑方面，它一个省就保存了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古建文物。中

国的古建筑学几乎就是从山西起家草创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学成归国，从北平出发考察大同，测绘云岗、华严寺，在五台山发现中国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唐代的佛光寺，这之后始有系统的古建研究。

山西之重，重在哪里？重在它曾产生过许多影响中国历史的事件和人物。事件如春秋时的三国分晋，北魏建都，李世民起兵兴唐，宋太祖灭北汉统一中国，明清晋商及金融业的崛起，直到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语）。中华民族摆脱屈辱而开始复兴是从抗战胜利始，而敌后抗战又是从山西发端，八路军总部就一直设在山西，以山西为依托的根据地逐渐扩大胜利直至新中国成立。建国后又有西沟、大寨等农业发展的典型。重要的人物有李世民、武则天、柳宗元、白居易、阎锡山、徐向前、华国锋、陈永贵等。这些人物和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版图，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而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坐标。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我们今天的活动是昨天活动的继续，并将又成为明天的历史。因此，今人读史用史不可或缺。而每当我们揽史镜照之时，就会发现晋人对于中华民族的这一份贡献实在不该埋没。今汇编此书，就是希望能扬晋之功，有补于史，有益于中华文化的传承。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虽史接千载，地涵三晋，论人说事，但并不是一本地方志、学术书，而是一本散文集，更准确地说是一本以名家作品为主的山西历史散文集。希望读者在阅读中既能体会到山西于国于史的厚重，又能从文字上得到抒情审美的享受。这是我们全体编者、作者的初衷。

是为序。





目录

Contents



壹 厚土·印象

抱愧山西 / 余秋雨	003
山西人怎么了 / 程人乾	021
劫后遗珠 / 王充闾	035
印象山西 / 王宗仁	047
旅晋五记 / 施蛰存	053

贰 乡情·记忆

梦里家乡 / 李健吾	063
绵绵土 / 牛 汉	066
在太原的童年经历 / 李 敖	068
三晋古树记 / 张守仁	072
三百年趟出的一条活命路 / 鲁顺民	081
出入山河 / 李 锐	088
血脉 / 周 涛	093

叁 黄河·神脉

黄河远上接天宇 / 周 明	099
陶醉壶口 / 尧山壁	104
黄河船夫 / 高定存	107

肆 晋商·风骨

漫话晋商之“大而无” / 成 一	119
晋商与北方丝绸之路 / 梅 洁	127
走进王家大院 / 燕治国	138
李善人家 / 宁新路	142
又见乔家 / 孙 钊	148

伍 晋韵·风情

缸房 / 邓云乡	159
社戏 / 石评梅	162
永恒的山西民歌 / 李 杜	165
闲话民歌 / 张秉正	176
醋都 / 张石山	179
从干板秧歌到壶关秧歌 / 王东满	184
《一把酸枣》：中国舞剧的崭新一页 / 杜学文	188

陆 风流·俊杰

千古一人关云长 / 胡小伟	195	
高悬在太阳上的铭记——尧王传奇 / 乔忠延		202
说不完的“杨家将” / 胡小伟	211	
抗辽名将杨业之死 / 朱增泉	217	
传奇女皇武则天 / 董 岩	225	
宋之问与武则天 / 蔡润田	232	
盛唐并州三诗杰 ——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王翰 / 张厚余		238
沁水寻踪柳宗元 / 李骏虎	242	
王之涣登鹳雀楼 / 王西兰	246	
寻山 / 范承玲 吴景键	255	
剑胆琴心——傅青主 / 王兆胜	263	
同一个空间的白求恩 / 杨新雨	269	
阎锡山的御花园 / 杨晋林	275	

柒 回望·行迹

现代名作家山西行 / 毛守仁	283	
追寻父亲贺龙的足迹——贺龙中学纪行 / 贺捷生		292
长看春意在人间——徐向前 / 孔庆东		300
且说大寨 / 李青松	304	
纪兰精神，我们的宝贵财富 / 珍 尔		310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 汪曾祺	317	



HOUZHONG
SHANXI

上册·人文篇

抱愧山西

□ 余秋雨

—

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

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也许与那首动人的民歌《走西口》有关吧，《走西口》山西、陕西都唱，大体是指离开家乡到“口外”去谋生，如果日子过得下去，为什么要一把眼泪一把哀叹地背井离乡呢？也许还受到了赵树理和其他被称之为“山药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们对山西人民贫穷和反抗的描写，以一种朴素的感性力量让人难以忘怀。当然，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山西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它一度被当作中国农村的缩影，那是过分了，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作为山西的缩影却是毋庸置疑的。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消费，憨厚的大寨人没有怨言，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外还有什么其他过日子的方式，而对这些干燥灰黄的泥土又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轻薄地嘲笑这些天底下最老实、最忠厚的农民。但是，当这个山村突然成了全国朝拜的对象，不远千里而来的参观学习队伍浩浩荡荡地挤满山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在形式主义的大热闹背后去寻找某种深层的蕴含了。我觉得，大寨的走红，是因为它的生态方式不经意地碰撞到了当时不少人心中一种微妙的尺度。大家并不喜欢贫困，却又十分担心富裕。大家花费几十年时间参与过的那场社会革命，是以改变贫困为号召的，改变贫困的革命方法



HOUZHONG
SHANXI

上册·人文篇

是剥夺富裕，为了说明这种剥夺的合理性，又必须在逻辑上把富裕和罪恶划上等号。结果，既要改变贫困又不敢问津贫困的反面，不追求富裕却又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景，这就是人们在这个山村中找到的尺度。

当然，一种经过着力夸张的精神激情，毕竟无法掩盖事实上的贫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们看到了一切，他们眼圈发红，半是感动半是同情。

但是，这一切是不公平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做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中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并不构成对当地人民的勒索。因此与全国相比，当时山西城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一八二二年，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和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区的人民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他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一是江浙一带，那里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二是山西省：“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HOUZHONG
SHANXI

上册·人文篇



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他们都会因“海内最富”而不愿迁徙，龚自珍觉得天经地义。

其实，细细回想起来，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见所闻中，可以验证山西之富的事例也曾屡屡出现，可惜我把它忽略了。例如现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

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记得当时我也曾为此发了一阵呆，却没有往下细想。

又如翻阅宋氏三姊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一定会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留，却也没有进一步去琢磨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一辈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识，我对山西的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惟一可以原谅的是，在我们这一辈，产生这种



HOUZHONG
SHANXI

上册·人文篇

误解的远不止我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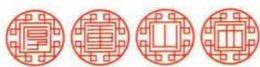
误解容易消除，原因却深可玩味，我一直认为，这里包含着我和我的同辈人在社会经济观念上的一大缺漏，一大偏颇，亟须从根子上进行弥补和矫正。因此好些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一一次山西之行。记得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演讲时总有学生问我下一步最想考察的课题是什么，我总是提到清代的山西商人。

二

我终于来到了山西，为了平定一下慌乱的心情，与接待我的主人、山西电视台台长陆嘉生先生和该台的文艺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规景点游览完，最后再郑重其事地逼近我心头埋藏的那个问号。

我的问号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们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书店的角角落落寻找有关资料。黄鉴晖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是我自己在一个书架的底层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包罗着大量账单报表的大开本《山西票号史料》则是一直为我开车的司机李俊文先生从一家书店的库房里挖出来的，连他，也因每天听我在车上讲这讲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电视编导章文涛先生、歌唱家单秀荣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驱车向平遥和祁县出发了。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遥为最。章文涛先生在车上笑着对我说，虽然全车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这次旅行的向导应该是我，原因只在于我读过一些史料。连“向导”也是第一次来，那么这种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寻找。

我知道，首先该找的是平遥西大街上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的旧址。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所在。听我说罢，大家就对西大街上每一个门庭仔细打量起来。这一打量不要紧，才两三家，我们就已被一种从未领略过的气势所压倒。这实在是一条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连不断，森然的高墙紧密呼应，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已显出苍老，但苍老而风骨犹在，竟然没有太多的破败感和潦倒感。许多与之年岁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倾坍，而这些商用建筑却依然虎虎有生气，这使我联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别，从一般意义上说，后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



HOUZHONG
SHANXI

上册·人文篇

街道并不宽，每个体面门庭的花岗岩门槛上都有两道很深的车辙印痕，可以想见当日这条街道上是如何车水马龙的热闹。这些车马来自全国各地，驮载着金钱，驮载着风险，驮载着骄傲，驮载着九州的风俗和方言，驮载出一个南来北往经济血脉的大流畅。西大街上每一个像样的门庭我们都走进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气吞海内的日升昌，仔细一打听又都不是，直到最后看到平遥县文物局立的一块说明牌，才认定日升昌的真正旧址。一个机关占用着，但房屋结构基本保持原样，甚至连当年的匾额对联还静静地悬挂着，我站在这个院子里凝神遥想，就是这儿，在几个聪明的山西人的指挥下，古老的中国终于有了一种专业化、网络化的货币汇兑机制，南北大地终于卸下了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而实现了更为轻快的商业流通，商业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贷款，又由这个院落大口吞吐。

我知道每一家被我们怀疑成日升昌的门庭当时都在做着近似于日升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号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集的金融商业构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务系统来配套，其中包括适合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商家的旅馆业、餐饮业和娱乐业，当年平遥城会繁华到何等程度，我们已约略可以想见。平心而论，今天的平遥县城也不算萧条，但是不少是在庄严沉静的古典建筑外部添饰一些五颜六色的现代招牌，与古典建筑的原先主人相比，显得有点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个领导部门建议，下一个不大的决心，尽力恢复平遥西大街的原貌。现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条街”、“宋代一条街”之类，那大多是根据历史记载和想象在依稀遗迹间的重起炉灶，看多了总不大是味道；平遥西大街的恢复就不必如此，因为基本的建筑都还保存完好，只要洗去那些现代涂抹，便会洗出一条充满历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纪的自豪。

平遥西大街是当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场所，那他们的生活场所又是怎么样的

